南文人,也是『老北京

我

的

父亲

罗新

父在我有家,父去心茫然。

父亲祖籍浙江上虞,生长在上海。 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童年的朦胧 记忆中,便觉父亲有着江南文人特有的 是那么清隽自然,很是代表了一个书生 谢父亲的陪伴。 的气质。

人小说里描绘的那样,击节叹赏。平日 常为我们作为笑谈。 里,父亲总是笑眯眯的,待人宽厚,宁可委 书,好藏书。看到冷清异常的实体书店, 父亲总想凭自己微薄之力,多少有所助 益,只要进得书店,必要至少购买一两本 书。他喜欢在扉页上记录,喜欢在文内圈 点,精彩之处,更会加之几句点睛之笔。

所起伏,一心只漫游在他的书海里。他 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的智慧和力量,均是来自于潜心笃志、苦 读不断。常读到他的只字片文,都觉他 惜字如金,深含古韵。记得前两年,初读 父亲翻译的《特里斯当与伊瑟》,直令人 拍案叫绝。好的故事,如若没有好的译 本,一样会辱没了其本身的精彩。父亲 把法国中世纪的骑士文学翻译过来,不 觉使人耳目清新,让人叹为观止。父亲 能把外国文学,做出如此迥异之风,可见 对中西文字的把控,圆熟且不枯干。从 小,父亲便让我多读古文,但年少时,晦 涩难懂的文字,多让人不求甚解,但始读 父亲的译文,才蓦然醒悟,适合的文风, 用在合适的作品上,方为相得益彰,可若 是没有积累,用时便会有心无力了。

父亲退休后,曾应台湾师范大学之 邀,讲授三年中国翻译史。在台师大期 间,因受雷海宗《中国文化的两周》一文 启发,设计了《传统译学的三周期》课程, 分案本阶段、求信阶段、神似阶段和化境 阶段。早年,因编纂了《翻译论集》一书, 此后父亲多倾向于研究翻译理论。此次 讲稿,因大量引用了《法句经》等内容,本 想整理成书,终因精力有限,只能束之高 阁,任其落灰。另有一学期,讲授傅雷翻 译。三年间,留下了几摞厚厚的讲稿和 笔记。父亲曾拟拨冗归整这些笔记,编 辑成册,出一本《傅雷翻译两百句》,但因 只有草稿,尚待整理丰富,且又年迈力 弱,无暇顾及,未能如愿。

父亲一贯主张"读千年华章,打三分 根底","外语学子,课业有关,容易偏于 一方,对国文,尤其古文,明知其有益而 苦其难读,往往用力不够。为便于其读 而消解其难",编《古文大略》"试作尝试: 篇求其精当,文求其明快,注求其易解, 版面求其整一"。"古文里不少名篇,百代 传诵,千古不朽。""其文字之佳,气势之 雄,意境之高,令人击节叹赏。此等妙 处,非读不能领会,非背不能牢记。"(摘 自《译艺发端》)因此在台师大担任客座 教授期间,利用师大总馆及国文系图书 室庋藏丰富,专为青年外语学人编辑了 一本《古文大略》。

论及翻译,父亲更多是专注于翻译 理论之发幽阐微,与傅雷译介的整理和 推广。常以"中译外,而不是外译外",以 及"重神似不重形似"来告诫我翻译的真 谛。近三年来,父亲日渐衰老,因家中只 有我父女二人,遂常去照顾。父亲虽已 形气羸弱,但总是劝导我平素要多读古 文,自己也要提笔翻译。言中,多少露出 不希望自己荒漠了此生。去岁,承朋友 之邀,翻译了国木田独步和樋口一叶的 日本短篇小说。上半年,父亲还着意勉 励,强撑着身体为我修改,其实,他的改 动,并非大段的修改,只是去其繁冗几 字,或前后倒置一下,便如同神来之笔, 让文句顿显精彩。而后对樋口一叶的译 文,也只有"听书"罢了,并无力改动。但 每每去医院探望,父亲总会问及我翻译

的进展,回想起来,让人唏嘘不已。 苏东坡说:"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 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父亲 的毅力可谓了得。前有凭九月之功,抄 录傅雷译本二百五十四万八千字,从中 慢慢领悟文学翻译之道;后有花一月有 余,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善本室里誊写的 五六百页《巴黎公社公告集》,借以表达 对公社英雄的敬意。父亲北大毕业分 配,因出意外,从起初的文学出版社,变 为了国际书店,对于那个年代的他来说, 无异于人生苦难历程的开始,挫折成了 人生学堂的第一课,正如卡莱尔所说: "即使最低处也有一条通往顶峰的道 路。"一贯的勤奋好学,默默笔耕,四十余 年,出书若干。其中既有他独爱的莫洛 亚的《在中途换飞机的时候》,也有小时 候我的睡前故事《列那狐的故事》,更有 《红与黑》《译艺发端》《翻译论集》《艾 尔勃夫一日》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这两天,常会想起儿时的时光,常会 想起和父母在一起的岁月。

我上高中时,恰值新中国三十五周 年庆典,学校自然也有上天安门的任 务。两个来月的彩排,马上就到了最后 关头。服装鞋子都是学校统一安排,我 因自己的鞋号没有,拿了一双大一号,不 是自己的鞋,权且凑合。谁知因我拿走 了大一号的鞋子,有位同学找不到她的 鞋,于是校方点查过后,大张旗鼓进行排 查。那个时代的高中生,碰到此种事 情,自是羞赧万分,此时便犹如天塌地 陷一般,不知所措。我回到家里,不管 多么赤日炎炎,蒙在被里,羞于见人。 气质和严谨的生活态度。儿时母亲曾笑 父亲回来,见此情景,问明情况,说了一 谈,若还是生活在穿长衫的年代,大凡父 句"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一句话, 亲该是很儒雅的一个装扮。父亲字迹遒 轻松化解了我的惘然无措。其实年轻 劲洒脱、刚柔有致,因爷爷与邓散木交 人,往往因其经历不足,遇事不知其解, 好,罗家子女从小均习邓散木字帖。父 蒙头转向,好似再无脸见人,若一旁有 亲更是从小习字,初中阶段便已力克高 家人稍示指点,便能重见天日。每想到 班,在校级书法比赛上频频获奖。常言 此事,总觉得自己能够平静地度过青春 道字随其人,在我看来,母亲的字体刚劲 期,没有现在孩子常见的"抑郁症",该 有力,而父亲的字体,虽灵动秀气,却更 是父亲常常点拨的关系。为此,深深感

作为上海人,父亲常以北京人自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一生皆与书 居。一九五三年入北大以来,在京六十 相伴,每到午夜,父母仍伏案疾书。因环 九载,虽乡音未改,对北京的大街小巷, 境的熏染,我也养成了过子时而眠的习 却如数家珍。一次乘坐公交车,遇人问 惯。而每每凌晨四点多,父亲便会晨起,路,他操着一口洋泾浜的普通话,耐心指 又在狭小的书桌前或楼道轻诵法语原 点,最后告诉人家,"相信我,我是老北 文。超乎寻常的勤奋和毅力伴随他始 京。"在我读书时,有次父亲因事回上海, 终,我觉得他很是清苦,但他却乐在其 途中病倒,给母亲写信说,死也要死在北 中。每当读到有趣之处,父亲便会同文 京。想想一个上海人,居然能发此感慨,

和父亲在一起的这些年,多已留存 屈自己,也愿意多让别人开心。他好读 在记忆里了。值此,以他最喜欢的诸葛 亮《诫子书》作为告别: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 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 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 父亲的心极其静,不随外界的喧嚣 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

壬寅正月廿九

钱锺书的阅读速度

范旭仑

海,曾帮钱锺书先生上图书馆借书,后 于《怀旧》回忆:"上自康德的《纯粹理性 常难啃的古典哲学名著,别人需要几个 星期甚至一二个月才啃得了的,他一般 只需一个来复。"

现存钱先生二十四岁四个多月的 日记《起居注》,证实了"他读书极快"。 那时钱先生在位于上海大西路的私立 光华大学文学院当老师,授诗学和英文 散文,每周十二小时;交游不广,写信无 多,惟手不释卷,膏以继晷

《起居注》卷十四开篇1933年10月 25日:"英文散文。阅 Van Dyne: The Canary Murder Case 毕。赴上海看电 影。得季书,即复。食蟹。"钱先生这天 连贯的阅读时间可能有三四个小时, 阅者的版本)。中书君天才绝伦,卧则 读小说,一目十行,一小时可读毕一百 引以自豪的,也实在是惊人的。《金玉缘 湘三年,读书三千六百余册,提要钩玄, Temper)尤其是雅俗共赏的著作"。 皆有日记。"张舜徽《壮议轩日记》1943 年元日亦记"钱子泉先生自言居湘四载 读书三千六百册"。先天的遗传跟后天

诗一卷。"该是午饭后至午夜的功课。 堂遗诗》毕。阅《大云山房札记》 "作笔记",今辑入《钱锺书手稿集·外文 录九页。陈集八卷。

郑朝宗1942年夏至1943年春在上 笔记》No.10册——为现存钱先生最早 的笔记本。

10月28日: "阅柯南道尔小说数 批判》,下讫Dorothy Sayers的侦探小 种。阅 Symons: Figures of Several 说,他读得一样快。"又作《但开风气不 Centuries 毕。翻看《随园三十六种》。 为师》云:"他读书极快,一本厚厚的非 评阅苏诗。阅 Mansfield: In a German Pension"。这天是星期日,当有十 几个小时的阅读。小说每种二三百 erine Mansfield的小说集明天读毕,十 五年后温故并札记。

10 月 31 日:"阅 Authors Living and Dead, Modern Temper, Contact Between Minds, Mark Rutherford: Autobiography。圈注苏诗二卷。"Frank Lau- Age in Literature,均毕。阅《小谟觞馆 rence Lucas 的论集 Authors Dead and Living(《作者之死生》)三百页, Cecil My Dead Life(《永忆录》)三百多页, Frank Swinnerton"笔记后)。No.10和 Delisle Burns 的论著 Contact Between Minds: A Metaphysical Hypothesis (《心 灵接触:抽象的假说》)近二百页,Reu-Van Dine 这本侦探小说三百多页(用 ben Shapcott 编本 The Autobiography of Mark Rutherford («Mark Rutherford 自传》)二百多页;Joseph Wood Krutch 页。他的父亲钱子泉的读书速度是他 的论著二百多页,已见用于数月前发表 的史学文章《旁观者》——"克勒支 谱》:"吾虽老病,未尝一日废书。而来 (Krutch)先生的《现代脾胃》(Modern 日内并读四种多学科的学术著作,洵 "灵魂之冒险"也。12月7日、翌年1月

11月1日: "阅Louis Untermey-10月27日:"小考三门。翻看《随 er, Modern American Poetry, 至晚毕 园三十六种》。阅Julian Huxley: Es- 之。阅 F. L. Lucas: Authors Dead says in Popular Science, 毕之。评阅苏 and Living 毕。阅番禺陈璞《尺冈草 "翻看"异于每页必看的"阅","评阅"是 卷。" Modern American Poetry (《美 边看边批。Julian Huxley文集三百多 国近代诗选》)四百页,钱先生七十 页,阅者札录了两页——翌日日记有 多岁细细读它的第四版,用打字机札

ature, 一无可取。"Victor Francis Cal- van: Aspects of Science 有论音乐与数 verton 论集近三百页。"一无可取",自 学一文,中谓文学之于音乐犹物理之于 毋庸作笔记。观此册日记,小说不论, 数学,其言极耐寻味。""圈"即"评阅"。 知钱先生此时多不作札记,而笔记所札 之书亦多未见记于《起居注》。

Frankfort Moore 作;后者二百余页,录》),近五百页。 Frank Rutter作。

Memoirs of My Dead Life, Victorian 诗集》。"George Moore 的 Memoirs of 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的 Victorian Age in Literature (《维多利亚时代文 学》)二百多页。"阅法文"似即"温法 文",非读法文著作,此卷《起居注》没有 cism and Animal Faith 毕。"George 阅法文书的记录。

11月23日:"改文。阅Waley:170 Chinese Poems。 阅 Sullivan: Aspects of Science 毕。读法文、德文。作笔记。 圈苏诗一卷。阅France:Life and Letters, St. Adcock: The Glory that was Grub Street。学书。"A. W. Evans 翻译 的 Anatole France 所著 On Life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连读三日方毕。St John Adcock 的 The Glory That Was Grub Street: Impressions of Contemporary Authors (《格 拉布街的荣耀:今世作家印象记》)四百 页,再次读完。Arthur Waley书是重 温。 John William Navin Sullivan 的 Aspects of Sciences(《科学面面观》)二 百多页,钱先生札记四页,书于封皮为 "光华大学"的笔记本(《钱锺书手稿集》 真读书也。"殆"十目一行"的来历。

11 月 6 日: "阅 Calverton: Newer 误编作 No.109),并增补(即"改文")于 Spirit: A Sociological Criticism of Liter- 《中国文学小史序论》: "W. J. N. Sulli-

"学书",临帖。 11月24日:"诗、英文散文。阅 11月7日: "阅 Jessamy Bride, Choice of Books, 毕之。" Frederic 页。Arthur Symons文集四百页。Kath- Varsity Types, 毕之。评点苏诗一 Harrison 所辑 The Choice of Books, 卷。"小说两种,前者四百多页, and Other Literary Pieces (《精华

> 12月14日:"阅Walker:The Litera-11 月 13 日: "阅法文、德文。阅 ture of Victorian Era,毕之。"斯编一千 余页,钱先生作有五页半笔记,为No.30 册笔记本之首,又杂书于同时稍后的 No.109 册 ("The Georgian Scene, by No.30似本为一册或相衔接,都用光华 大学笔记本。

12月21日:"阅 Santayana: Scepti-Santayana 文集三百多页,始阅于12月7 日,札记十三页,随后见用于美学文章 《论不隔》。善哉《管锥编》之论读书也: "培根(Bacon)论读书(Of Studies)云: '书有只可染指者,有宜囫囵吞者,亦有 须咀嚼而消纳者'(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Letters(《文学生活》)第一辑三百余页, ed);即谓有不必求甚解者,有须细析 者。语较周密,然亦只道着一半:书之 须细析者,亦有不必求甚解之时;以词 章论,常只须带草看法,而为义理、考据 计,又必十目一行。一人之身,读书之 阔略不拘与精细不苟,因时因事而异宜 焉。"《槐聚日札》第六十七则用《退庵随 笔》卷三记阮元语:"世人每矜一目十行 之才,余哂之。夫必十目一行,始是能

> 2月7日:"阅 Problem of Conduct, The Stolen Body。" Edward Taylor 的 Problem of Conduct: A Study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Ethics (《行为问 题:伦理现象学研究》),钱先生一个 多月前订购自日本国的丸善书店 (Maruzen Bookstore) ——钱先生留洋 前所得西书之渊薮,五百页,9日和 12日都在读,没说"毕之"。笔记二 页半,则见于年末以"English Poets, edited by Thomas Humphry Ward" 开 端的笔记本 (为应管理中英庚款董事 会第三届留英公费生考试而作,被编 入 No.6 册)。 Herbert George Wells 那 本小说二百页。

> 钱先生后来论学有作,鲜道及 《起居注》此卷所阅之书。1月23日记 "阅 South Wind 毕"; Norman Douglas 这部小说四百多页, 日札第六十则谓 Cyril Connolly 之 The Rock Pool (《石 池》)"贫薄生硬,盖Norman Douglas, South Wind 之支与流裔,而才思 寒窘,学步未能,竭蹶万状"。2月24 日始阅的Irving Babbitt 名著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卢梭与浪漫主 义》),日札第六百六十则用过。它只 成为钱先生生命里累积的前尘旧蜕的





移交协议 (丙烯画) 约瑟夫·拉法

尔·奥宾斯基

[波兰]



"文汇笔会" 微信公众号

我小的时候,吃的落苏是本地落 苏。本地落苏,本地样子——半尺多 长,比镰刀柄粗一点,溜溜圆、溜溜滑, 静静地挂在落苏树上,青皮,晶亮,却不

最近十几年来,菜园里的落苏,已 经不长粗,只长长了,最长的有一尺左 右,像一条条青蛇,长到半尺长时,给你 转个弯儿,活像客堂里悬在头顶的挂饭 篮的钩子,家人称之为曲落苏。

前几年, 落苏又变了花样, 长成 一个大圆球,整个样子像棵长僵了的 卷心菜,大小和八轮瓜差不多,一只

皮清冽、单纯、柔和、文雅,一般看不见 捏,几分钟后,清水冲一冲,再沥干,放 紫红色的或者其他颜色,而现在的落 苏,青皮色少了,紫红色倒是很多,而且 可以吃了。落苏的软、糯、鲜、嫩,都可 如有,个头也小了,皮质有花斑了,光泽 非常浓烈。有一次在超市,我看见了青 以在一捏之中率先辨认出来。二是蒸 度也差了。最可恼的是,看上去圆圆整 皮色与紫红色相拼的落苏,吃了一惊: 这是哪块土地上生产出来的?

且不管落苏的长相、颜色如何,好 不好吃是评价落苏质量的关键。所谓 好吃,其实就看两点:首先看烧好后落 苏肉质的软化程度,其次看肉质糯性如 何。如果又酥又糯,就是好吃的落苏。

落苏、豇豆与丝瓜

高明昌

豆,或者与鸡蛋、鲫鱼、肉孜浪等混烧 细,不硬不软,不花不俏。换作其他 少很少的。我也不知道,是落苏变了, 了,落苏的好坏就说不准了。

长相变了,颜色也变了。过去的青 条,或者薄圆片,放一点盐,轻轻捏一 点鲜酱油,倒点小车麻油,翻转几下,就 落苏,就是将落苏切成粗条状后放在大整的落苏,切开来,还有虫子蹲在肉里 碗里,倒几滴菜油,直接放在镬子里和 米饭一起清炖,饭熟了,就连碗端出来, 进去的,看不出来。 倒点酱油,稍作拌合,再辨辨咸淡,略一 调整,就可以吃了。

就是最老早的青皮色落苏,而且就是最 的",我是相信也怀疑。事实也是,烧好

样子、其他颜色的落苏,样子再出挑 单烧落苏的办法也有两种。一是 (或者再古怪), 名字再好听, 颜色再 捏落苏,这是检验落苏最简单、最实用, 出新,真的吃起来,感觉不是硬,就 也是最原始的办法——把落苏切成细 是粳,还有串味与走味的,比如有点 差不多,长度与筷子一样长。我们乡下 青草气味,等等。

老家有句古话,秋落苏有毒,不好 吃——以前落苏到了深秋后就少了,假 面,吞噬着落苏的肉儿。这虫子哪儿钻

现在落苏是菜场的常设品种。面 对不同样子、不同颜色的落苏,我总会 迄今为止,我觉得最好吃的落苏, 问,这落苏糯不糯? 店家都说"很糯

还是我的口味在顽固地念旧?

豇豆一直很细的,最粗的也就是与筷子 都叫八寸豇豆。八寸豇的颜色也只有 到枕头南瓜大小,丝瓜里面有籽了, 一种,就是绿茵茵的,嫩生,清纯,从头 至尾,没有半点杂色。豇豆的结节一段 是一段,长短一样,豆在结节里撑成一 原先,丝瓜的颜色和花纹都有一种力 个个凸起。烧豇豆时拗断的时候,一拗 道,沉甸甸的。现在的丝瓜,长得更细 一断,一断一响,清晰有力。后来家里 种的豇豆变长了,变细了,变粗了,变弯 了,还变了颜色,首先是有了铁红的豇 豆,后来又有了乌黑的,再后来是红黑 相间的。烧煮的时间也长了,但是还是

这是单烧落苏。如果与毛豆、韭菜、豇 古老的样子的——不长不短,不粗不 后吃了就知道,又酥又糯的落苏总是很 味的文雅话儿,但清凉解毒,人人都知 种没有用了。

道的。农人家家种丝瓜,好种是一个重 要因素——墙角边上,碎砖墩上,篱笆 棚上,只要底下有一点点的泥土,丢一 二粒种子,就能长出丝瓜秧来,而且只 要边上有砖块,有桩头,有墙头,有 柴垛,有树干,有竹枝,丝瓜秧就能 爬上去,最后会爬到顶上。丝瓜爬长 爬短,取决于地方延伸的长度,而不 取决于瓜秧的大小。它的攀援本领一 点也不比爬山虎差,而且不需要人去 牵蔓, 非常省力省时。要吃丝瓜时, 豇豆也是——我小的时候,看见的 随便摘一根即可,粗的可以吃,细的 可以吃,嫩的老的也都可以吃。我侄 女就喜欢吃老一点的,她要等丝瓜长 才愿意吃,说这时候最香。

但最近几年,丝瓜也有些不一样。 长了——以前也就是一尺吧,现在往往 都一尺半了,但是纹路浅淡,手摸上去, 就像摸菜瓜的皮一样,没有吸附力。肉 质也偏松散了,缺少丝瓜的气味。而且 最让人不舒服的是,自己留种、开播,这 播下去的种子不长苗了。要想出苗,就 至于丝瓜,种田人说不出丝瓜有禅 要到镇上的种子店去买新的,传统的留